

戎屋石譜

小泉・天保十一年

1474999

淮陰師範學院
圖書館藏書章

龙尾石谱

谷泉 吴锦华 著

崇实出版社 北京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474999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龙尾石谱/谷泉,吴锦华著.-北京:荣宝斋出版社,2012.8

ISBN 978-7-5003-1485-1

I. ①龙… II. ①谷… ②吴… III. ①石-研究
IV. ①TS9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26220号

责任编辑:刘芳

审读:江金照

校对:王桂荷

插图摄影:杨超

封面题字:谷奇

封面面料设计制作:八德园

责任印制:孙行 毕景滨

装帧设计:安鸿艳

LONGWEISHI PU

龙尾石谱

出版发行:荣宝斋出版社

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19号

邮编:100052

制版印刷: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张:11.5

版次:2012年8月第1版

印次: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01-2000

定价:128.00元

凡例

一、本书目的，集目前对龙尾石认识之综合。但凡坑口、石品等，皆以目前认识为主，古籍考订为辅。个别名词依据当地俗语，不做改动。

二、本书大部分插图，为石品、石病。其他插图，在正文附近出现，不在插图说明中重复。

三、本书插图编号，对应页码，如80—01，对应80页的01图。

四、除去彩图122~127页为原石形态，本书其他插图，为样本局部。插图说明中出现的尺寸，为原石长、宽、高数据，或为圆形的直径、高数据。局部尺寸，尽量取原石最大值。

从早春就开始设计这本书的封面面料，先是用丹东产的野蚕丝加捻工艺，我都记不得经历过多少次失败，也未能达到满意的效果，到8月，才终于定下这款八德园染织机异花并织的面料。

这款面料的兴奋点，是用三色棉纱织出有规律的错乱感——因为在这片土地上，杂乱无序的人来人往，各种交通工具嘈杂的声音混作一团，此起彼伏，却有着自己的步伐和规律。一如当今的文化，喧闹中也有潜在的平静，只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内心坦然的力量。我希望呈现这样的气质。

——盖宏睿

序

连冕

尽管是读书人，但现今我最不愿做的就是酸文假醋地故弄玄虚与巧扮矜持。比如，在电子时代明明要求快捷、明晰的邮件行文中，还非得循着旧格式缀些“君鉴”“布覆”之类，实际并不谦逊的“谦辞”和一点也不客套的“客套话”，这往往是些怜怜自卑又嗷嗷自负的画匠、工艺师们最隐秘的“顽疾”。

可话说回来，美术、设计以及现代的所谓“工艺”，到底该有怎样的精神情操？尽管我批驳过所谓“彼岸论”与“现实论”的荒唐，但艺术前行的必然归宿又该落脚何方？这真是两个太大、太复杂的问题。每虑及此，怅然间我总会生出“不识愁滋味”的自嘲。而三四年前，当谷泉约我为这部即将刊印的新作写序时，我初期的婉辞其实正是基于上述的“茫然”心绪。而且，囿于闲散、粗钝惯了的秉性，个人对传统文房用品并未有过太多的热情，更别说研辨砚石的材质了。于是，必须坦承，我在这方面的启蒙者与领路人，正是他这位狂热的专家。

说“狂热”，决无贬义。我原想着他对江西婺源深山中那些石头的挚爱，恐怕也仅是一时的嗜好。可，随着光阴推移，我发觉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他居然常常集中数月借住在当地朴实的青年制砚师吴锦华家中，并执著于在山野、溪水间寻觅、踏勘任何一点关于龙尾石的蛛丝马迹……渐渐地我不得不为其毅力所折服。是的，在如此一个逐利的社会，大家都见过不少顶着研究、保护的“大帽子”，四下却是在诓误老乡、盗运资源、满足私欲的“江湖术士”。他与我也曾多次发言、撰文，相和着口诛笔伐那些丑恶的人、事。但，我们的声音仍显微弱。

2008年盛夏，当我站在砚山村村口不远的小丘土台上，在那个唐、宋采掘坑外曾讲过，看着千百年间古人斧凿的遗迹，我顿时能够体会到一块小小的石头，被他们所发现、使用、宝爱和珍藏时的种种

复杂且难以名状的历史温度。真的得说，尽管岁华在变，但那手和创造手艺的可相共鸣的心，却未曾稍有离分。

所以，我坚持认为，针对古代的探讨，特别是在物质文化史领域，研究者的根本目的，不是为了“孜孜矻矻”地找寻某种“实用”的个人价值，而是要努力协助当代的“迷途者”，包括“你”“我”，尽可能跨时空地诚挚领受前贤们的诸般教益。设若能再将之升格为专门的学问，我想，正如眼下这部《龙尾石谱》那样，是完全能够与谷泉自己所企望开辟的“中国石学”一脉互为合契的。

在几年来频繁的交流中我也曾对他屡屡言及：面对新时代和新的知识群体，此类书籍的编纂，既不能“照例”东拼西凑地炮制成一部惹人讪笑的“收藏画册”，也不能放弃包括实物与文献在内的谨严、细密的“标本”采集与分析；既不能肆意填塞进想当然的纯感性故事和“美文”，更不能放弃作者敏锐捕捉到的各色历史的光斑。另外，于目下的“体制”里，要将可能的成果定义为一种具备经典价值的研究案例，关键之处还在其能否通过原创且不辞辛劳的田野考查和亲身实践，以冲决诸多腐朽、没落的垄断网罗，继而令大众的智识得到精进，使学界的思域得到拓广。

那么，如此的学问和学问家，既不会教导人们只知隐逸山林，也不会简单地厚古薄今；既不会告诉大伙儿赶紧投入鲍肆，更不会鄙陋地沽名钓誉。这实际是一种以深沉而雄健地书写当代为己任的，对于扶持着世界坚实前行的、善性的、“人工作为”的历史专注和高絮的爱。

除了此书谈到的制作歙砚的名石，谷泉其他将陆续面世的出版物的主题，恐怕多少都要涉及人们日常并不十分经心、留意的“平凡”物事，比如他从世界各地收集回来的砾石、干枝、果实等。我亦曾对他提过一个粗浅的建议，即能否在每部书中均为未来的捧读者，附赠一份薄薄的彩页册子——上面罗列有那些“小玩意儿”的照片。是的，我希望这能促成一段奇妙的“邂逅”，借此与他的专著一道，启发、唤醒那久遭尘蒙的心性，并在亘古流转的宇宙之光映射下，将真正惹人欢欣的“自然”深情，恒长地传播万方。

目录

001	身世
007	地理
015	坑口
039	石品
059	石质
077	石色、石泽
083	石病
086	插图
135	插图说明
143	附录——龙尾石专有名词再释
153	参考书目
159	名词索引
163	后记——论中国石学的建立

身世

龙尾石、婺源石、歙石之辨

① 苏轼有《龙尾砚歌》。其文曰：“黄琮白琥天不惜，顾恐贪夫死怀璧。若看龙尾岂石材，玉德金声寓于石。与天作石未几时，与人作砚初不辞。诗成鲍谢石何与，笔落钟王砚不知。锦茵玉匣俱尘垢，捣练支床亦何有。况嗔苏子风咏铭，戏语相嘲作牛后。碧天照水风吹云，明窗大几清无尘。我生天地一闲物，苏子亦是支离人。粗言细语都不择，春蚓秋蛇随意画。愿从苏子老东坡，仁者不用生分别。”（《苏东坡全集》卷十四，见《苏轼与书画文献集》，113页）

② 杜绾《云林石谱》有《婺源石》一节，除特别提到出自龙尾溪的龙尾石，还有祁门紫石和徽州歙县小清石。其文曰：“婺源石，徽州婺源石产水中者，皆为砚材，品色颇多。一种石理有星点，谓之龙尾，盖出于龙尾溪。其质坚劲，大抵多发墨，前世多用之，以金星为贵。石理微粗，以手摩之，索索有锋纵者尤妙，以深溪为上，或如刷丝罗纹枣心，或如瓜子，或如眉子两两相对。又一种色青而无纹，大抵石质贵青润，发墨颇与后历石差，坚近为最。又有祁门县文溪所产色有紫石，理润，发墨颇与后历石差，坚近时出处，价倍于常，工人各以材厚大者为贵。又徽州歙县地名小清，出石亦青润可作砚，但石理颇坚，不甚铍墨，其纹亦有刷丝者，土人不知贵也。”（《云林石谱》，见《说砚》，57页）亦可参考米芾《说砚》中《婺源石》一节。《说砚》，2页）

就像龙尾砚^①、婺源砚、歙砚一样，在古籍中，龙尾石、婺源石、歙石是含混的同一概念。但在1934年和1949年，随着婺源县两次从安徽省划入江西省，以上这些概念，就有了相应的区别。一般来说，龙尾石属于婺源石、歙石，但婺源石、歙石并不完全是龙尾石。本书中所指的龙尾石，是以婺源县砚山村龙尾山为中心，辐射婺源县岭背村、外庄村、官亭铺村、方坑段村、高枧段村、青石村、大畈村、济溪村、晓铺坑村、庐坑村等地，也就是龙尾山周边山脉所产的砚石。而在婺源县其他地方，再扩大到江西省其他产区，或者安徽省南部、浙江省西部不同产区所产的砚石，就只能叫婺源石^②、歙石^③，不是龙尾石。

特征

龙尾石含矿层，为10亿年前元古界上溪群的海相泥质、砂质碎屑岩系，已变质为绢云母板岩及千枚岩，具变余鳞片变晶结构。其矿物成分为绢云母、石英、绿泥石、黄铁矿、磁黄铁矿、褐铁矿、炭质等。龙尾石石质坚润、纹理缜密、声音清越、色泽瑰丽；成砚后，发墨如油、贮墨不涸、易于洗涤、不损笔毫，享有“瓜肤穀理、玉德金声”^④的美誉。

龙尾石资源有独特之处。如，坑口众多。以砚山村为中心，以晓铺坑村、庐坑村为半径最远端，在面积不大的一片区域里，坑口密集，代表性的有数十个，其中不仅有唐、宋开采的古坑，也有明、清以来，甚至1949年以后开采的新坑，大小不等，深浅有异，所产砚石品种多样，品质优异，为地质学所罕见。又如，石品丰富。龙尾石石品粗分十数种，细分百余种，又有相互交叉

者，则不可数，所以从数量上讲，龙尾石石品为中国砚石最丰富者。龙尾石石品，以眉纹、罗纹、星晕、鱼子为代表，品种繁杂，品格各异，不同审美喜好者皆可找到适合自己的石品，为大自然的奇迹。再如，石色、石泽多样，色谱中出现的颜色，在龙尾石石色、石泽中几乎都有对应；龙尾石石色、石泽像是凝固的彩虹，为中国砚石最丰富者，其他砚石无法比拟。还如，有遗迹可寻。今天的龙尾山，既有唐、宋古坑，甚至保存有宋代制砚遗址，古道、古迹依旧可见，为访古探幽的绝妙之处，同时也是研究龙尾石开采史、歙砚制造史的必要材料。有关龙尾石和歙砚的历史文献也非常丰富，既有大量的宋人著作，还涌现出一批今人著述，说明龙尾石和歙砚从未从人们心目中消失。

但是，优秀的龙尾石非常罕见，通常地表不易保存，只在龙尾山局部地区、河流切割较深的板岩分布带中可以发现。宋《歙砚说》载：“麻石三尺，中隐砚材数寸而已，犹玉之在璞也。坑往往在溪涧中，至冬水涸，合三二十人方可兴工。每打发一坑，不三数日必雨。雨即坑堑皆湮塞。较其工力，倍金银坑中取矿者。此其所以贵也”^⑤，是非常真实的写照。1985年《安徽省徽州地区砚石普查评价报告》中，更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本次砚石普查中，在石质质量方面尚未发现超过婺源砚山砚坑中的歙石”^⑥，说明即使现在有大规模的科学勘查，优秀龙尾石数量仍然稀少，异常难得。

历史沿革

史料记载，龙尾石自唐代开采。宋《歙州砚谱》载：“在唐开元中，猎人叶氏逐兽，至长城里，见叠石如城垒状，莹洁可爱，因携以归，刊粗成砚，温润大过端溪。后数世叶氏诸孙持以与令。令爱之，访得匠手斫为砚，由是山下始传。”^⑦宋陶谷《清异录》载：“萧颖士文爽兼人而矜躁为甚。尝至仓曹李韶家，见歙砚颇良，既退，语同行者，君识此砚乎，盖三灾石也。同行不喻而问之。曰：字札不奇，研一灾；文辞不优，研二灾；窗几狼藉，研三灾。同行者敛眉颌之。”^⑧萧颖士乃开元二十三

③ 除去龙尾石，根据1964年《皖赣边区歙县、休宁、婺源一带砚石材料调查简报》，歙石坑口包括歙县小溪区和大川区。（《皖赣边区歙县、休宁、婺源一带砚石材料调查简报》，4~5页）根据1983年《安徽文房四宝》，歙石坑口包括歙县周村公社、大谷运公社、竹铺公社，休宁流口的马田口和冯村坑口。（《安徽文房四宝》，136~137页）根据1985年《安徽省徽州地区砚石普查评价报告》，歙石坑口包括歙县双河口、苏川、周家村等砚石矿点和江西省玉山县罗纹砚坑。（《安徽省徽州地区砚石普查评价报告》，82页）根据1986年《歙砚志》，歙石坑口包括歙县大谷运故坑（溪头）、休宁马田口（流口）。（《歙砚志》，11页）民国十四年刊本《婺源县志》的概念比较接近本书，“龙尾山，在婺长城里。今虽多坑，无有石出。环县皆山也。石虽出于他山，实龙尾之支脉，俱得谓之龙尾”。（《婺源县志》卷七十·杂志三·佚事）

④ 《孔毅父龙尾砚铭》，《苏东坡全集》卷二十，见：《苏轼与书画文献集》，124页。

⑤ 《歙砚说》，《百川学海》，788~790页。

⑥ 《安徽省徽州地区砚石普查评价报告》，82页。

⑦ 《歙州砚谱》，《百川学海》，785~787页。

⑧ 《清异录》卷四，265~266页。

年(735)进士,此可证明唐盛时歙砚已大显。此外,唐咸通年间,文学家李山甫有赞歙砚诗:“追琢他山石,方圆一勺深。抱真唯守墨,求用每虚心。波浪因纹起,尘埃为废侵。凭君更研究,何啻值千金。”^⑨《清异录》还有记载:“开元二年,赐宰相张文蔚、杨涉、薛贻宝相枝各二十,龙鳞月砚各一。宝相枝,斑竹笔管也,花点匀密,纹如兔毫。鳞,石纹似之;月,砚形象之。歙产也。”^⑩这些文字都说明,在唐代歙砚的石品已经定名,雕工也非常讲究。

到南唐元宗李璟时,在歙州设置砚务,招李少微为砚务官,专事开采、制砚。后主李煜还称澄心堂纸、李廷珪墨、龙尾砚为天下之冠。^⑪对龙尾石的认识,在宋代更是达到一个高潮。不仅开采规模扩大、砚式创作鼎盛、出现一大批制砚名家,而且还有许多骚人墨客赋诗赞誉,一些论砚的专著,如《歙州砚谱》《歙砚说》《辨歙石说》等也相继刊印。宋景祐年间,歙州校理钱仙芝,查访到南唐李少微开过的龙尾石坑,已被河水淹没,汇成大溪,便采取措施,把大溪移还故道。这样龙尾石才重新开采出来。随后,令曹平、守王君玉和嘉祐年间的尉刁璆,又相继主持开采。^⑫这几次较大规模的开采,使歙砚精品持续涌现,影响不断扩大,当时许多著名文人、学士、书画家,都非常欣赏歙砚。如洪景伯、胡仔、苏东坡、欧阳修、蔡襄、周必大、黄庭坚等,都写下许多赞许歙砚的诗文,指出龙尾石的各种妙处。南宋歙州知府谢暨每年都向理宗进贡“新安四宝”,即“澄心堂纸、李廷珪墨、汪伯立笔、羊斗岭旧坑砚”^⑬。书法家蔡襄作《徐虞部以龙尾石砚邀余品第》,为其中代表,曰:“玉质纯苍理致精,锋芒都尽墨无声。相如闻道还持去,肯要秦人十五城。”^⑭宋强至《题蕴忠上人歙砚》和元李孝光《歙砚歌》则说得更为全面:

“山僧有砚名龙尾,此石来从歙溪水。通明直可照发毛,莹滑不容安手指。案上长疑片月生,匣中自有浮云起。苍然颜色涵秋波,不学端州夸嫩紫。溪匠琢为寒瓦形,如从铜雀初飘零。只仍故状不复改,独有乱点生繁星。高闲上人妙书札,什袭藏来时一发。拂开轻雾磨烟煤,挥洒霜毫冰纸滑。咄嗟此砚何为哉,世上

⑨ 《全唐诗》卷六四三·五十。

⑩ 《清异录》卷四,265~266页。

⑪ 《砚谱·李后主砚》,《说砚》,61页。

⑫ 《歙砚说》,《百川学海》,788~790页。

⑬ 《六研斋二笔》卷四。其中羊斗岭,今又称羊头岭,与龙尾山相连,羊斗岭旧坑砚,即龙尾古砚。

⑭ 《砚部艺文》,《说砚》,89页。

别有润色材。胡不往焉与徘徊，日濡大笔把诏裁，无久滞此空尘埃。”^⑮“渴龙夜饮天池水，六丁挥戈断其尾。黑风吹落歙山深，化作玄精石中髓。山深夜夜飞神光，良工盗发天所藏。凿开苍崖斫寒玉，磨砢秋水归文房。元气淋漓翠光湿，松花香碎蟾蜍泣。醉扫郇公五色云，倒凤颠鸾秋瑟瑟。谁能持此归玉堂，经天纬地成文章。月中老兔吹寒芒，与君同上青云乡。”^⑯

元代以后，龙尾石开采偶尔为之，却依然大量出现成砚，成为宫廷和士夫文人喜爱有加的文房珍品。明、清两代，龙尾石开采次数锐减，但声名未受影响，甚至愈发珍贵，大量关于龙尾石的著作在此时相继出现。明、清两代，龙尾石究竟开采了几次，尚未有资料考证。但最后一次正规开采，应该是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。清歙县学者程瑶田在《纪砚》一文中说：“乾隆丁酉夏五月，余从京师归于歙时，方采龙尾石，琢砚以供方物之贡。”^⑰既然是为了“进贡”而采石，规模应该不会太小。同时据《歙县志》载，道光时充贡之物唯砚与墨为最，每年三贡（春贡、万寿贡、年贡），每贡砚二份（六方者四匣、两方者两匣，共二十八方），歙县墨海二方。^⑱而在乾隆四十二年之前，从元末到清初，几百年间，再无正规开采歙石的记录。1910年左右^⑲，当时安徽省省长马联甲，令婺源驻军为他采掘砚石。由于不知砚史，又无当地百姓支持，除掘取一些残石，也没有正规开采。民国初期，歙砚生产濒临绝境。歙县剩下的一家汪义兴砚店（斋名翰宝室），只是从江西玉山购进石料，生产一些低档砚台，徒有歙砚之名，却已失去歙砚之实。到后来战争期间汪义兴砚店倒闭，砚雕艺人纷纷改行换当、背井离乡。^⑳

1962年，歙县手工业管理局组织了砚石探察小组，在龙尾山寻找砚石。同年5月进行试采，10月第一方金星砚问世。1963年，安徽省手工业管理局拨款15000元作为试产经费。1964年5月，新华社报道了歙砚正式恢复生产的消息。^㉑同年7月，安徽省地质局332地质队赴皖赣边区进行砚石材料的调查。^㉒1975年，江西省婺源县成立龙尾砚厂。1976年起，龙尾石由婺源县二轻局经理部供应，婺源县龙尾砚厂制作的砚台，称为龙尾砚，歙县工

⑮ 强至《七言古诗·题蕴忠上人歙砚》，《祠部集》卷三。

⑯ 《五峰集》，《元诗选》二集上，605~606页。

⑰ 《纪砚》，《说砚》531~532页。

⑱ 《歙砚志》4页，原文出自民国《歙县志·食货贡品》。

⑲ 《歙砚志》4页，作1922年，《安徽文房四宝》134页作1910年。

⑳ 《歙砚志》，3~5页。

㉑ 《歙砚志》，46页。

㉒ 《皖赣边区歙县、休宁、婺源一带砚石材料调查简报》，1页。

艺厂(又名安徽歙砚厂)制作的,称为歙砚。20世纪80年代,龙尾石开采有一个高潮期。90年代以后,国营企业陷入困境,私营龙尾石成为普遍现象,市场也逐步扩大。龙尾石的开采、研究和收藏,又有了新的发展。

龙尾石是中国砚石的代表,既有优异的物理性质,还有非常雄厚的文化附加值,除去广东省肇庆市所产的端石,没有第二种砚石能够与之媲美。^{②③}因此,自唐代以来,龙尾石一直都是制造歙砚原料的首选,1200余年间,备受各方面关注,位列中国砚石的最高等级。

著作

中国从宋代开始出现大量关于砚石的著作,西方完全没有类似的文献可比。^{②④}它们是社会物质水平和自然科学知识融为一体的产物,与古代非金属矿产开采的水平密切相关。

宋代关于龙尾石的著作颇多,广为流传的包括米芾《砚史》、高似孙《砚笈》、苏易简《砚谱》、唐积《歙州砚谱》、杜绾《云林石谱》、洪景伯《歙砚谱》、赵希鹄《洞天清录》、曹继善《歙砚说》《辨歙石说》等,尤其以《歙州砚谱》为代表。《歙州砚谱》涵盖的内容包括起源、传播、砚务、坑口、赋税、采发方式、信仰、石品、修斫、名状、石病、道路、匠手、攻器,虽然区区千字,但涉及方方面面,呈现简洁、全面的风格。从现在的生产方式以及考古材料看,《歙州砚谱》的记载真实可信。

宋代著作不仅包含大量的宝贵信息,还给龙尾石研究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。甚至现在宝石学之类的著作,一般有概述、基本特征、品种、工艺要求、鉴别方法、产地等部分,也与此大致相似。宋代以后,元、明两代关于龙尾石的著作急剧减少,直到清代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。但清代著作大多道听途说,很少有实地考察的经验,与宋代著作无法比拟。

1949年以后,龙尾石研究有了新的变化,主要集中为地质学和文化研究两部分。地质学研究的代表,比如袁守诚编写的《皖

②③ 方以智《通雅》卷三二载:“《博物志》引《砚谱》,载天下之砚四十余品,以青州红丝石砚为第一,端州斧柯山石为第二,歙州龙尾石为第三。”(明方以智《器用·书法·装治·纸笔墨砚·印章》,见:《通雅》卷三二,390页)《博物志》为西晋张华编撰,其时并没有对砚石有如此深刻的理解,也未有所谓《砚谱》。考此《博物志》为宋李石编撰的《续博物志》,其卷九有:“《砚谱》载天下之砚四十余品,以青州红丝石砚为第一,端州斧柯山石为第二,歙州龙尾石为第三。”(《古今图书集成·字学典·砚部汇考》亦有证据,曰:“《续博物志》引《砚谱》,载天下之砚四十余品,以青州红丝石砚为第一,端州斧柯山石为第二,歙州龙尾石为第三。”见:《说砚》,109页)宋代有多本《砚谱》行世,《续博物志》所引,应该为宋李之彦《砚谱》。其中有文字,曰:“苏易简作文房四谱,谱言四宝砚为首。笔墨兼纸皆为随时收索,可与终身俱者,唯砚而已。谱中载四十余品,以青州红丝石为一,斧柯山第二,龙尾石第三,余皆在中下。”(《说砚》,317页)再查宋苏易简《文房四谱》,谈到唐柳公权论砚,青州石为第一,绛州者次之,接着就是端、歙。(《说砚》,33页)甚至在赵希鹄《洞天清录》里,就已经“惟说端歙而不它及”了。(《说砚》,59页)说明随着宋人审美习惯的改变,原本唐人注重的外表华丽的红丝石,慢慢让位给注重质地的端石和龙尾石。就如同米芾提到赏石“瘦、漏、皱、透”四个标准时,虽然只是谈论形式,没有提到质地的标准,可实际对于石质的要求已经无所不在了。甚至我们还可以发现,从唐代迷恋红丝石,追求视觉化的享受,到宋代推崇端、歙,倾向文学性的探究,已经与中国画的发展同流同源了。

②④ 李约瑟语:“不管是谁想写中国矿物学史的论文,都必须考虑到一种专门研究砚石的书籍……在西方似乎没有完全与此相当的文献。”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第五卷第二分册,387~390页。

赣边区歙县、休宁、婺源一带砚石材料调查简报》《安徽省徽州地区砚石普查评价报告》，程明铭编写的《安徽省歙砚石料评价技术要求及天然纹饰的研究》。地质学工作者，以地质学的眼光解答了许多问题，这些问题是以前所不可能知道的。但地质学的研究可以作为研究的基础，不能作为研究的目的。因此，地质学研究从实际的找矿需求出发，到未能找到比古代更好的矿产结果，其专业价值只被少数人认知。除去地质学著作，更大量的是今人关于龙尾石的文化普及。相关著作大多汇集歙砚的基本知识，只是部分章节涉及龙尾石，包括简单介绍历史沿革、产地、坑口、石品、石病等。虽然其中信息不充分，但对大众认识龙尾石还是起到重要作用。尤其是随着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逐步拓展，大众对传统技艺越来越抱有浓厚兴趣，相信此类著作仍将受到人们的喜爱。

综合宋代以来龙尾石著作，可以发现三个特点：一是体系完整；二是延绵不绝，现在仍在发展当中；三是涉及物质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文字量巨大。因此，在中国石学著作中，龙尾石著作具有标本价值，占居重要地位。

地理

龙尾山

龙尾砚和龙尾石，皆因龙尾山得名。龙尾山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溪头乡境内，又名罗纹山、歙山，主峰海拔695米，面积约12平方公里。龙尾山处于障公山台拱东南部，白际岭断裂带的西南端。龙尾石板岩赋存在前震旦系木坑组地层中，采石位置在小型背斜轴部。轴向近东西向 $80^{\circ} \sim 260^{\circ}$ 。南翼倾向 190° ，倾角 30° 。北翼倾向 340° 左右，倾角 40° 。两翼分布的岩性为黄褐、灰绿色千枚岩夹千枚状砂岩。近轴部为龙尾石板岩层，出露宽度32米，真厚度12米，长达40米。砚坑中板岩厚度18.2米，可作砚料者5米左右，适宜制砚的岩石占30%左右。^①龙尾山对面为下山虎，两山之间有一个凸起的弓形小山峰，称作鲫鱼背，三山成为砚山村的门户。龙尾石大部分坑口分布在龙尾山周边，尤其是四大名坑——眉纹坑、罗纹坑、金星坑和水浪金星坑，更是集中一处，位于龙尾山西侧，面向鲫鱼背，现在废弃砚石堆积如山，成为一大景观。龙尾山与鲫鱼背之间唤作芙蓉溪。溪边矗立一棵有着三百年树龄的大樟树，不仅是砚山村的守护神，也是砚山老坑的标志。

砚山村

过龙尾山，即进入砚山村。砚山村东北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接壤，距离婺源县城紫阳镇东北50公里，离景婺黄高速公路皖赣收费站出口只有1.5公里。此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超过1500年，四周为高山环抱，古风依旧。村里居住百余户人家，以鲍姓、汪姓、陈姓、吴姓、徐姓居多^②，自古以来主要依靠制砚为生，家家户户屋里屋外堆满石料，老老少少对砚石耳熟能详，是名副其实因砚而生、因砚而名的古村落。作为宋代歙砚制作的中心，除

① 《婺源县志1987—2001》，301页。《安徽省徽州地区砚石普查评价报告》，86页。另，在某些古籍中，罗纹山、龙尾山当非一山。如《歙州砚谱》载：“罗纹山，亦曰芙蓉溪。砚坑十余处，蔓延百余里，皆山前后沿溪所生。溪水中殊无石。好事者相传，多云水中石。又见苏易简砚谱云，歙州龙尾山石亦端溪之亚，访于彼俗，虽有龙尾山，而山实无石。盖好事者取其美名，以吃于世。”

② 《砚山》，2~6页。



2007年龙尾石矿主开采面被乱石掩映

